



香港银河出版社

京西革命斗争史

——公安专辑

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

京西革命斗争史(一)

公安 专 辑

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

2003 年 12 月

编委会主任：赵志安

副主任：安兴柱 周福海

成 员：何建忠 张成龙 吴世芳 石建山

刘天军

编 审：何建忠

责任编辑：刘天军

封面设计：朱德友

校 对：王树忠 袁树森

京西革命斗争史（一） 公安专辑

编 写：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北京市门头沟区公安分局

出版发行：香港银河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36 号

邮 编：102300

印 刷：北京市金星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 大 32 开

字 数：216 千字

印 张：9

印 数：1—2000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 - 475 - 653 - 8

定 价：16.20 元（人民币）

前 言

《门头沟革命斗争史公安专辑》是反映记载从抗日战争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门头沟公安机关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公安战士们同日伪军、国民党反动派、特务间谍分子、反动会道门等英勇斗争的历史资料。

该专辑由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解放初期三个历史阶段的三十七篇专题文章组成。专辑既单独记叙了不同的公安斗争史实，也全面反映了门头沟公安（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一幅幅值得回忆和纪念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

门头沟区是革命老区，门头沟区的公安机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公安工作传统。近年来，在中共门头沟区委、区政府和市局的领导下，门头沟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和保卫门头沟区“一城带四区”建设，维护全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对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门头沟公安队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区人民了解公安斗争史，了解公安老前辈的斗争业绩，激发全体公安民警的政治热情和工作斗志，努力做好全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让我们回忆过去、放眼未来，为加快门头沟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为开创门头沟公安机关、公安工作的新业绩，为把好首都的西大门而努力奋斗。

编 者

2003 年 12 月

京西革命斗争史公安专辑

目 录

一、抗日战争时期

写进历史的记忆	张 林 (3)
镇压汉奸王守广	李文炜 (9)
平西除奸纪实	李文炜 (13)
活跃在平西山区的手枪队	李文炜 (19)
下清水伪军据点策反记	刘天军 (40)
里应外合, 伪军反正	刘天军 (47)
老公安战士——王朝仪革命历史传奇	刘天军 (51)
王朝仪虎口脱险记	刘天军 (56)
带病除叛徒	李文炜 (61)
锄奸记	张 林 (64)
战斗在昌宛地区的鲁健同志	郭荣生 (69)
破获日本特务贺庆高案始末	杜志忠 (81)
虎口拔牙	刘天军 (88)
公安员索广宽在敌战区的斗争	李文炜 (91)
一个老公安干部的回忆	刘天军 (109)
诱捕日本少将特务头子小林德	李文炜 (113)
我与妙峰山交通站	高致民 (118)
侦搜西苑机场日机情报资料前后	刘天军 (123)
智取利丰煤矿警备队	顾生庭 (125)
智取三家店火车站	刘天军 (132)

二、解放战争时期

土改时期北岭事件始末	刘天军 (139)
地下交通员——秦姐	张勉学 (143)
妙峰山人民的好儿子——梁波烈士	顾生庭 张景元 (149)
破获永定河北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案始末	刘天军 (157)
接收宛平县国民党旧警察机构	刘天军 (160)
胜似雄兵百万	杜志忠 (164)
回忆昌宛地区情报工作	梁 克 (174)

三、建国后解放初期

孤胆英雄 徒手擒匪	刘天军 (181)
国民党德州十三县“剿总”司令落网记	刘天军 (183)
解放初期门头沟社会治安的整顿	李文炜 (187)
门头沟煤栈公会押运队	刘天军 (197)
门头沟区镇反运动始末	安朝辉 (200)
门头沟公安大队发展始末	刘天军 (205)
“一贯道”组织概谈及与“一贯道”的斗争	刘天军 (215)
京西矿区成立后公安分局参与的农村整党工作	刘天军 (234)
取缔后天道的斗争	安朝辉 (237)
京西：围剿反动会道门	韩国仁 (242)

抗日战争时期



写进历史的回忆

张 林

一天，老伴告诉我，有个曾在抗战时期被我搭救过的老乡找到家来了。四十多年过去，他以为我早就死了……，他一进屋就说：“没想到当年的二虎还活着？”他哭了……，老伴说着也哭了。

泪水使我的心颤动了。近年来，一些老战友常到我家里来唠唠过去，他们总希望我把当年手枪队的斗争写出来留给后人。现在，我瞇上双眼，深深地坠入那遥远的战争年代……



1937年，日寇在我们宛平县城卢沟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我的家乡一夜之间变成了火海。婴儿在母亲怀中哭嚎，妇女在道边挣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中国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就在这个时期，我参加了革命。

当时我们区游击队一共三十人，是由各村的抗日武装集中起来的。武器不好，只有一支“老套筒”，一支“水连珠”，两支“捷克式”，其余的都是当地铁匠自造的“撅不断”，有数的几十发子弹也是从老百姓手中凑起来的，几次遭遇了敌人，只能打两枪就跑。同志们都很着急，我和赵金山同志老念叨着有机会要搞几支枪来。

一天下午，我和赵金山奉命去灵水、桑峪一带侦察军响敌人的动态。完成任务后，我们听当地一位小学教员讲起，军响鬼子岗楼旁边有个维持会，至少有两支枪。我俩觉得这是个机会，心里很高兴，当夜就摸进了军响村。

这天晚上，天下着蒙蒙小雨。我俩脱了鞋，悄悄地绕过鬼子岗楼，来到了维持会门前。维持会的墙上插满了酸枣刺，我们只好使劲托起篱笆门，从门底下爬了进去。进了这道门不是院子，而是一条胡同，院外岗楼上的鬼子端着三八大盖，正盯着这个方向。我们机警地贴着南墙根来到第二道门前，翻过门楼，进了后院，院里只有一间屋的窗上露出微弱的灯光。我们扒着窗子看见屋里墙上挂着两支大枪和几条子弹带，炕上还有五个人正在酣睡。我俩互相一递眼色，决定下手。

门虚掩着。我们推门进了屋，蹑手蹑脚地走到墙边取下枪和子弹。那五个人睡得象死猪一样，一点没有察觉。我用枪捅醒了他们，他们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举起了手。

“我们是八路军，以后你们谁要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非宰了你们不可！”我拉开枪栓，吓唬了他们一下，然后又叫一个人帮我们把西屋的一捆布和两袋白面背出军响据点。

出了村，我们故意朝天放了三枪。这一下子，岗楼上炸了窝，又是打枪，又是放照明弹。我们就在鬼子的“欢送”下，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游击队驻地。

我们的队长贾巨增同志，看到两支锃亮的“中正式”步枪和那么多子弹、粮食，满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真是两条虎，就这么干！”从这儿起，同志们就都叫我俩“二虎”了。

几天后，区委表扬了我俩，并奖励我俩每人一身单衣。后来，我们又干掉了几个当地有名的汉奸，“二虎”的名声便在老百姓和敌人中间传开了。

二

1941年9月，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秋季扫荡，我们游击队也投入了反扫荡的斗争。一天早晨，贾队长匆匆忙忙地找到我，低声说：“上级党委决定调你到县里工作。”

“什么时候走？”我问。

“马上。”他拿出一封信给我：“这是区委给你写好的介绍信，你到梨元岭的西山上找县委去，他们会向你具体交代工作的。”

我沉默了。说实话，我真有点舍不得战友们，看看贾队长，他也有点难分难舍的样子。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去吧，我的‘二虎’少了一虎……”

我踏着晨光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回头远远地望去，在淡淡的晨雾中，贾队长还在招手向我告别……

我赶了四十里山路找到县委，县委书记杜春永同志告诉我：县里要成立手枪队，叫我连夜赶到娄子水村，找县公安科长王再田同志报到。

县公安科直属平西十一军分区和十一地委社会部领导，社会部当时的负责人是有名的“贾特派员”贾希光同志。我赶到娄子水，发现公安科的大部分同志都已转移，只剩下了王再田科长和史耀庭同志，他们让我先在警卫班休息。几天后，和我一起搞枪的赵金山同志也调来了，我们这“二虎”便又在一起战斗了。

又过了几天，正式成立了手枪班——也就是后来的手枪队。当时只有四个人，我和赵金山，还有原来给科长当警卫员的王占勤和贾增瑞。真有意思，贾增瑞也有个绰号叫“二虎”，在手枪班的一次会上，王再田科长指着我和赵金山风趣地说：“名声赫赫的二位虎将在我们手枪班，够王八鬼子喝一壶的。大家要向‘二虎’学，要善于利用敌人各种漏洞和弱点，狠狠地打击汉奸、特务、叛徒，开展对敌斗争，瓦解敌伪组织！”

从此，我们四个同志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在敌伪统治区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搅得敌人胆战心惊。“二虎”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了，吓得敌人不敢独自走出岗楼，生怕碰上“二虎”送了狗命。

三

一年之后，我们手枪队扩大到了九个人，这是我们人数最多的时候。我原来在的区游击队队长贾巨增同志也调来了，担任了手枪队的队长。我们的装备也越来越好了，每人一支短枪、一支



长枪。我们打了不少漂亮仗，老百姓都叫我们“飞虎队”、“打狗队”。尤其是我们这三个“二虎”，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见到敌伪人员总要警告他们：“如果再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二虎’可饶不了你们！”日子一长，敌人内部竟拿我们来打赌：“谁要输了，让他出门碰上‘二虎’！”鬼子出了高价通缉我们，可我们在千百万人民群众当中，如鱼得水，敌人根本抓不到我们。

1943年秋的一天，我和贾增瑞在斋堂至军响的大道上执行任务，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三天了，任务是准备活捉鬼子宪兵指导班的一名职业特务。这家伙却一直没有露面，因为怕呆久了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准备撤走。正在这时，公路上过来了两个伪军，他们牵着一只狼狗，右肩上

都扛着崭新的“三八”大盖，看样子是从斋堂据点去军响的。到嘴的肉哪能不吃？我俩一嘀咕，打算来个突然袭击。因为我和贾增瑞都是一身农民打扮，于是我便站在道旁的谷子地里喊道：“你毁了我的庄稼，你得赔！”

贾增瑞一把揪住我的衣服：“谁他妈的碰你的谷子啦！”

我们这一吵一闹，两个伪军以为我们在打架，毫不介意地边走边看热闹。

当他们走近我们身旁，我俩“刷”地掏出腰间的手枪，一人逼住了一个，“别动！老子是八路军手枪队！”我说。

两个伪军弄明白了我们是“二虎”，忙点头哈腰地赔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大人高抬贵手，饶了我们两条狗命！”我们下了他们的枪和子弹，并问他们是哪个据点的。

“西斋堂炮楼的，有空大人多多赏光。”高个子伪军露出金牙，直挺挺来个立正。

西斋堂的伪军李队长正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于是，我想了想说：“看在你们李队长的份上，饶了你们俩，回去告诉你们队长，改日‘二虎’拜访队长大人去！”他们连连点头称是，并希望我们打几枪，他们回去好做交代，我们同意了。

事后，我们听说西斋堂一带的鬼子伪军连着好几天没敢下岗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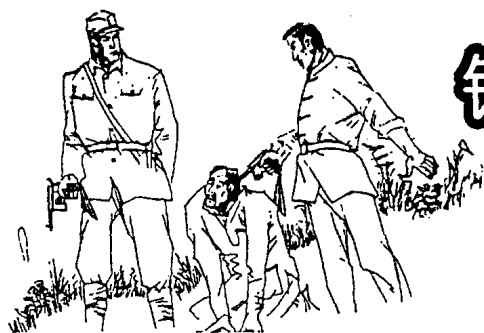
四

1944年3月，由于叛徒张亚栋的出卖，当地有名的“中山事件”在中山村发生了，我们被敌人包围在村中。在突围战斗中，区治安员于振边同志和赵金山、王占勤、李万怀英勇牺牲了，区武装部部长杜凤鸣等同志也负了伤。我在掩护王再田同志突围时三处挂彩、负了重伤，王再田这时已是县公安局长，他派人把我抬到了后方医院。也就在这时，为了今后隐蔽斗争的需

要，我把原来的名字“张文功”改成了“张林”。家乡的群众都以为我在战斗中牺牲了，敌人也散布说“二虎”被他们打死了，我的母亲信以为真，逢人便哭……。这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手枪队自然取消了。

“中山事件”发生后，附近七个村的群众在大安山为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立下了纪念碑。碑文中庄严地写道：“……烈士鲜血洒于九泉，虽未目睹灵魂亦安。黑暗氛围日渐消散，民主之花日趋灿烂，烈士之血有所贡献。和平民主建设前途，道路崎岖仍有艰难，吾偕继承烈士之志，步汝后尘努力向前……”

这座青石凿刻的纪念碑，至今仍在大安山的野花丛中屹立。每逢清明，后人们便冒着蒙蒙细雨，给为保卫家乡而牺牲的先烈献花、致哀……



镇压汉奸 王守广

李文炜

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平西东斋堂建立了人民政权——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宛平县人民进行了抗日斗争。下清水村位于宛平县第八区斋堂以西十五里，敌我斗争非常尖锐、复杂。

王守广是下清水村的一个地痞无赖，人称“老活猴”，为人狡猾奸诈，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家伙。1940年日军在清水建立据点后，他卖身投靠日寇，充任了下清水伪大乡副乡长。从此他积极为敌人搜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调查抗日干部的行踪，监视抗日军、干属的活动，进而对抗日军、干属进行威逼迫害。十冬腊月，强逼我军、干家属踏着一尺多厚的大雪，去找回自己抗日打游击的亲人，找不回来就送到日本宪兵队去喂狗。另外规定限制抗日军、干属活动，上不准到上清水，下不准出达摩口，日伪合作社来了粮食和食盐也不准去买，企图把人活活饿死，被迫害的抗日家属简直无法活下去了。其次他还把日寇扫荡时抢回老百姓的牲畜收买过来，再到外地去高价出售，从中牟利，发国难财，对这种行为群众恨之人骨。县公安局根据县委指示，于

1941年秋季召开会议，决定镇压一批铁杆汉奸特务。列出十余名，其中之一就是王守广。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控制，与据点村内联系十分困难。三区公安派出所所长王朝仪同志，从黄岭西村派谭兴文到下清水，给马思文、王清玉二同志（均系秘密党员）传达任务，要他们设法掌握汉奸王守广的活动情况，待机除掉他。农历12月22日，在伪大乡帮办事务的赵连任，得知王守广到煤窝去取卖牲口的款子，明天不回来后天准回来的消息，马上写了一份情报，由赵德兴冒着生命危险，跑到离村五十里的县机关所在地莲花庵去送信。王朝仪接到情报后，当即向县公安局特派员李茂田同志作了汇报，并要求派他去执行这次除奸任务，李特派员同意后，王朝仪便同赵德兴赶回西达摩村。为了不暴露赵德兴的身份，王朝仪让他从山头悄悄绕道回村继续掌握情况，并约他次日赶到大北港口去放哨。后王朝仪又找到正在打游击的三区武委会主任马思聪同志，商定第二天到达摩口去等王守广。等了一天没来，又饿又累，他们回到达摩沟里，正遇到老乡王文清老两口在草铺里熬粥，每人喝了一碗后就往西达摩走，打算在西达摩住。途中碰到了县大队副政委张成厚同志带部队出来活动，还有县农会干部刘文达。王朝仪说：“咱们到下清水抓人去吧。”张成厚说：“行。”

到了九龙台，他们分了工：马思聪带一个班去抓汉奸赵连英，刘文达带几个人去伪乡公所抓伪组织人员，王朝仪带人去抓汉奸赵文奇，分工后各自去行动。

马思聪带人摸到赵连英家墙外，爬墙跳入院内打开门，赵连英家养着一条很厉害的狗，一见八路军也不敢叫，反而夹着尾巴跑了。马思聪踹开屋门，将赵连英抓住带回了九龙台集合地。王朝仪带人到赵文奇家，因墙高进不去，未抓成，后带人到乡公所与刘文达合在一处，将王进通抓到上达摩，派两名战士将赵、王二人押解到县政府。后来王进通经过半年的教育被释放，赵连英

因病死在监狱中。

第二天早晨，王朝仪、马思聪和刘文达三人又到达摩口去等王守广。一上公路，碰上八个伪军领给养从此经过。王朝仪蹲在道边上，马思聪带一把斧子与刘文达化装成拾柴的在山顶上瞭望。到下午四点钟左右过来四辆汽车，上面满载日伪军，汽车过后不大功夫，王守广赶着驮着土豆的毛驴由东边上来了。马思聪就下到公路上，与王朝仪二人把王守广截住，刘文达拉过王守广的驴进达摩沟先走了。王守广问：“思聪啊，想干啥呀？”王朝仪说：“现在要打下清水据点，请你去跟咱们商量商量。”

王守广知道不妙，说：“我不去。”王朝仪掏出手枪照他脖子上捅了一下，马上鼓起一个大血包，说：“你不去崩了你。”马思聪说：“好好走，要想跑我给你一斧子。”王守广说：“我不跑。”二人押着他走，到下边地里，因为未捆他，他猛地回过身来夺马思聪的斧子，二人争夺不下，王朝仪用手枪把王守广的手腕子砸出了血，他才撒开手。

又押着他往前走，到了上达摩沟口，这里有往上清水去的一条岔道，正对着日军清水炮楼，此时不跑，待进了达摩沟想跑也跑不了了。王守广见时机已到，把口袋里的良民证，日记本和日本人发的袖章和一部分钱掏出来往空中一扔，来分散二人的注意力。王朝仪一见，扭头让马思聪拣起，马思聪刚要俯身去拣，王守广趁机撒腿就跑。当跑出五、六步时，王朝仪抬手开了一枪，没打中，第二枪打中了王守广的右胳膊，打了他一个趔趄，他骂了一句接着跑。王、马二人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清水村边城隍庙的小河，王守广过河把鞋都跑掉了。追过河王朝仪又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要害，子弹从后腰进去，从肚子出来，王守广一头栽倒在地，眼睛瞪得滚圆。马思聪追到跟前，又向他头上砍了三斧子，回身跑到达摩口井边想歇会，回头一看，王守广又坐起来了，这时清水据点的日军听到枪声也集合出来了，情况紧急，王